

英语学习成功者与不成功者在方法上的差异

南京大学 文秋芳

摘要:本文运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分析了一对英语学习成功者和不成功者使用的学习方法。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学习方法是造成她们英语成绩有明显差异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英语学习、方法、差异

自1975年Rubin率先描述了英语学习成功者的共性特点后,从学生的角度研究如何学习英语的日益增多。有的描述学习者的语言学习观念,有的调查学习者的元认知策略,有的考察学习者的认知策略。

我国虽是学英语的“超级大国”,但这方面的研究不多。1984年黄小华对“学习策略与英语口语能力的关系”这一课题进行了研究。北京外国语学院1987—1991年间就“影响英语成绩的各种因素”对从全国六所外语院校随机抽样的两百五十名英语专业学生进行了调查(吴一安等,1993)。该项研究共涉及18个变量和13种因素,学习策略是其中的一个变量。

笔者曾在1991年就“学习者可控因素对英语成绩的影响”这一课题进行了试探性研究。研究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近两百五十名二年级英语专业的学生填写“学习者因素”问卷,他们分别来自南京和上海五所不同类型高校。两个月后这些学生参加了全国英语专业的四级统考。根据学生对问卷的回答和他们统考的成绩,笔者运用路径分析的统计软件,建立了影响英语学习成绩诸因素的模型图。结果表明在对成绩有影响的因素中有部分是学生可以控制的因素,它们是管理策略、词汇策略、回避母语策略和容忍含混语音的策略。这其中唯有容忍含混语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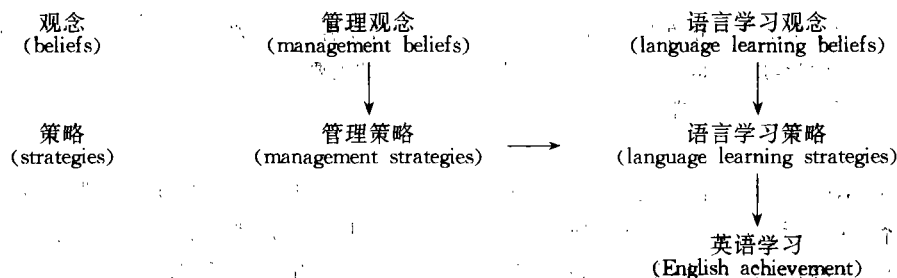
策略对成绩所产生的的是负面影响。第二阶段,重点就四个对成绩有影响的可控因素考察高分组和低分组各五名学生的具体差别。这一阶段的调查不仅以大量生动的事实验证了第一阶段的结果,而且补充说明了学习策略运用的复杂性。第三阶段,在这十人当中挑选了一对(一名高分者和一名低分者)进行个案研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深入探究高分者和低分者在学习方法上存在的本质差别。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报告第三阶段个案研究的结果。全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笔者所提出的学习方法的理论模式。第二部分描述个案研究的设计。第三部分报告结果。第四部分讨论结果,并根据结果对改进今后的教学提出建议。

一、英语学习方法的结构框图

一提起英语学习方法,学过英语的人很可能会立刻想到记单词、学语法的诀窍。这是对英语学习方法的片面理解。英语学习方法包含一系列要素,有些在高层面上,有些在低层面上。高层面上的能对低层面上的要素起制约作用。这些要素形成一个系统。该系统由两大部分组成:观念和策略。观念指学生在学习英语过程中通过自身体验或别人影响所形成的一种看法体系。它有一定的稳定性,对学生的英语学习会产生潜移默化的、较为深远

的影响。英语学习者的观念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为管理观念,另一类为语言学习观念。管理观念指学生对确定目标、制定计划、选择策略、调控策略等一系列管理活动重要性的认识。语言学习观念是指学生对如何才能掌握好语言知识、语言技能和交际能力的主张。语言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工作者都在探讨学习

外语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生对外语学习的一系列主张就是一种学习理论。近二十年来的研究表明,学习者形成的学习理论对他们自身的学习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如要调整学习者的语言学习行为,必须使他们的观念发生变化。(见图)



英语学习方法的结构框图

策略指对学习过程最理想的调控。调控内容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与过程有关,二是与语言学习材料本身有关。前者称为管理策略,后者称为语言学习策略。管理策略涉及目标的制定、策略的选择、时间的安排、策略有效性的评估和调整。这一系列活动都以自我评价为前提。语言学习策略直接用于英语学习。应该说语言学习策略本身并没有明显的好坏之分,它们的成效高低要看学习者使用得是否恰当。这种恰当性就是执行管理策略有效性的最好标志。换句话说,学习者如果能用管理策略来合理地调控语言学习策略的使用,就会收到预期效果。

以上学习方法框架结构已在定量研究中得到验证。本文将用该框架结构来分析一个高分者和一个低分者的学习方法,从而找出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别。

二、研究方案

1. 研究对象

参加个案研究的学生有王红和李华。她们于1989年秋进入南京某高校英语专业学习。至调查之日,她们已在同一个班级学习了

两年。她们有着类似的家庭背景,高考入学考试的中文和英文成绩几乎一样。两人都抱怨中学的英语教学忽视了听说技能的训练。两人都很想把英语学好,但根据两人每星期课外花在英语上的时间,李华似乎比王红更加发奋。王红每星期大约花二十一个小时,李华却花了约四十一个钟头。尽管她们几乎在同一个条件下学习,但两年后,她们的英语水平出现了惊人的差异。最为令人不解的是,李华几乎是付出了双倍的代价,但在全国四级统考中,成绩(64.25)却比王红(90.5)低二十六分之多,达三个多标准差,而王红却成了1991年全国四级统考中的佼佼者。鉴于王红和李华的其它情况基本相仿,造成她们学习成绩有明显差异的主要原因似乎可以归于学习方法上的不同。

2. 数据收集

在个案研究时,王红和李华参加了面谈,记日记和阅读文章。这三项活动都是个别进行的。面谈的内容紧紧围绕她们的观念和策略。例如,“你认为从上下文中猜词义是不是学单词的一种好方法?为什么?”“你平时用不用猜词义的方法学习单词?”如果她们的回答

是“用了”，下一个问题便是：“你是如何使用这一策略的？”一个星期日记的内容包括：(1) 课外做的与学习英语有关的事；(2) 每项活动所花的时间；(3) 进行每项活动时的生理和心理状态(即是否精力充沛，是否思想集中)；(4) 进行每项活动时所采取的策略。随后，还就日记内容不清楚的地方进行了询问。阅读的文章有850个字。阅读时间不限。要求是象平时阅读综合英语教材一样，该查字典时，查字典，该作笔记时，做笔记。她们阅读的情况还分别摄了像。阅读任务完成后，立即将摄像放给她们看，并就有趣的地方停下来，进行询问，例如，让她们回忆当时为什么要停下来或用笔做记号。

表1: 王红和李华的个人简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父母职业	英语成绩(高考)	语文成绩(高考)	课外学英语时间(每星期)	英语成绩(四级统考)
王红	女	19	父亲: 大学教师 母亲: 大学教师	95	75	20.5	90.5
李华	女	20	父亲: 医生 母亲: 护士	96	75	40	64.25

三、结果

下面首先考察王红和李华在课外所从事的听、说、读、写活动，目的在于探究她们在语言观念 and 策略上的差异。然后报告她们在管理观念与管理策略上的不同之处。

1. 语言观念和策略上的差异

1) 听力练习

如何在课外进行听力训练?在面谈中，王红对这一问题作了如下回答：

我听 VOA 的新闻广播。我喜欢一边听一边作笔记，听完之后，根据笔记写内容摘要。有时我把英语广播节目录下来，反复听，直到听懂每一个字，象这样的活动大约要花四十分钟

到一个钟头。有时我也去听力室听磁带，有的听得细，有的听得粗。听得细的，就象做 dictation 一样。

根据她的描述可以看出，她课外练习听力的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半精听，另一种是精听。这两种活动有着明显的区别。半精听时，只听一遍，精力主要放在内容上，但不忽略语言形式。她一边听一边记笔记，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促使注意力集中，二是提高对语言形式的意识程度，三是可以训练自己的写作能力。精听时，她要求听懂每一个字、每一句话。

李华意识到她的听力比较差。根据日记的记载，她每天至少花半个小时听英文广播，但感到进步不快。当被问及她是如何听时，她说道：

我经常去听力室听录音，磁带内容各种各样，但我很少记录听的内容。我的目的是要听懂大意。对我来说，听 VOA 或 BBC，就是要听懂意思。

可以看出，李华无论是听磁带，还是听广播，都不注意语言形式。从她的日记还可看出她虽然花了很多时间练听力，但有百分之六十八的时间心不在焉。常常是一边听一边做其它的事情，有时甚至听着听着睡着了。因此她富有成效的听力活动并不多。

2) 口语练习

当王红被问及如何提高自己的口语能力时，她作了如下描述：

我上课非常积极，因为我认为这是练口语的好机会。我也喜欢和同学或老师说英语，我还喜欢自己对自己说英语。有时我在厨房一边做家务一边说英语，妈妈听到奇怪的声音时，以为我在和她说话，她就从房间里大声问：“你在说什么？”我认为自己对自己说英语是练习口语的好方法。……在英语会话时，如有生词想不起来，我通常不用手势，因为手势不能清楚地表达思想，我喜欢用简单的英语解释或用其它的语言手段。假如不知道如何用英语来表达自己，我就问别人而不采用回避的方法。

以上的描述清楚地体现了王红练口语的两个特点。第一，她充分利用一切机会，不仅

积极用英语进行交际,且自己对自己讲英语。第二,她不用回避的策略,也不用非语言手段来解决交际过程中语言知识不够的情况。

面谈中,李华却是这样回答同一问题的:

我不愿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有时知道了答案也不想讲。课外我也不练,因为根本没有说英语的环境。偶尔,我会对自己讲。交际时想不起某个英文词时,我用手势或者就干脆不说,偶尔会查查字典。

3) 阅读练习

在面谈中,王红主动分出了两种阅读:自选读物和教材。在第一种阅读中,她把重点放在阅读速度和整篇文章的内容上,但遇到有趣的生词,她查词典,不仅弄清词意,还注意它的用法;在第二种阅读中,她努力读懂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字,同时弄懂整篇文章的内容。下面就是她对阅读练习的描述:

假如读的是自己找的材料,我就不一字一句的抠。只要能看懂大概内容,我就不查生词了,但遇到有趣的词,我还是要查。如果读的是老师布置的内容,我总是非常仔细,因为老师就喜欢挑我们不注意的地方出考题。平时我不喜欢背诵课文,但喜欢朗读课文。我通常提前半个小时到教室,朗读课文。我不太精通语法,因为有时我不能说出句子每个部分的语法作用,但如果句子结构非常复杂,我要找出主句和从句。

当王红被问及如何处理阅读材料中的新单词时,她讲:

如果单词不重要,我不查字典,特别是读自己选的东西。但读教材时,我先把课文通读一遍,猜生词的意思,不用字典。第二遍读的时候,我才用字典查生词。除了看词义的解释外,还看短语和例句。我不重复个别的单词,但重复短语。一个单词要是查几次字典,我就能记住了。课文中有些词很冷僻,我不花时间记它们,至多考试前看一看。我不喜欢把单词抄在笔记本上,我的习惯是把词义直接写在课本上,通常是英文,但有时英文的解释太长又不清楚,就写中文意思。我喜欢把记单词和读课文结合在一起,我感到这种方法比单独记单词

效果要好得多。

根据王红的描述,我们可以归纳出她学习单词的几个显著特点。首先,她能区分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并对此采取不同的策略。第二,她把猜词义这一策略与查字典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第三,她不孤立地记单词,而是记短语,并且把这一任务和读课文连在一起。第四,她能对英语解释的清晰程度作出判断,对不清楚的,就改用中文。简言之,她的单词学习涉及了一系列的自我决策和选择。

李华在面谈中没有主动区分两种不同的阅读,她的描述仅限于阅读教材。然而,在一周的日记中,她所记载的活动也有两种。这说明她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阅读在意识层面上没有清晰的区分。根据日记记载,她在阅读课外书时,速度非常快,目标是看懂大意,难得查字典。但预习课文时,速度慢得惊人,有时一课书竟花了她三个半小时。观察李华的阅读过程,850个字的文章,她共花了65分钟,其中竟用了三分之二的的时间查字典,抄词义和例句。她在抄词义和例句时,没有进行必要的选择,而是一古脑儿地抄下来。当问及如何记新单词时,她说她没有什么方法,就是反复读,但是今天记住了,明天又忘了,复习对她来说似乎没有什么用处。笔者认为她对生词的重要性不加区别,一律采取同样的方法。什么单词都想记,不分重要不重要,平均使用力气,其结果,花了许多时间,但成效仍不尽人意。另外,李华不记课外阅读中出现的单词,这就限制了她的词汇学习的范围。

最有趣的是当问及阅读时用不用中文翻译时,王红立即回答,她从不做解释,除非老师要求做翻译练习。她认为在阅读过程中依赖中文翻译是有害的。但李华的看法和做法与王红成明显的对照。她说:

中文翻译对理解应该是有帮助的,当然光用翻译未免有点单调。……一般我不做一字一句的解释,但碰到复杂困难的句子,我会停下来,分析句子的结构,想它中文的意思。如果课

文容易,脑子会自动翻译。

4) 写作练习

王红对发展自己的英语写作能力也非常重视。平时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外,她坚持用英语作笔记,用英语记日记,她还将练听力和练写作结合起来。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她每写一篇作文,都要经过反复修改,既改内容,也改语法和用词上的错误。在日记中,她叙述了写小故事时所用的策略:

尽管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这个故事,但故事的内容直到写之前才在脑海里出现。因此,我一口气把它写下来,这是第一稿,放一两天后,再写第二稿,然后给同学看,让她们提意见。

李华承认她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写作任务外,自己不进行额外的练习。写作文时,她打草稿。但修改时,只注意内容,不太关心语言形式上存在的问题。她认为“写作是锻炼我们对整体结构的安排”。

2. 管理观念与策略上的差异

在学习过程中,王红有杰出的宏观调控能力。她经常对学习进步情况和策略的成效进行反思,并及时做出调整。在面谈中,当问及如何评价自身的学习情况时,她说道:

我喜欢读带有自测题的书,读这种书,容易进行自我评价。如果课堂上不能流利回答老师的问题,或考试成绩不理想,我喜欢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思考其中的原因。

当问及如何评价自身的学习策略时,她作了如下的描述:

我非常喜欢对自己用过的学习方法进行反思。例如大学一年级时,许多同学花很多时间记单词。起初,我也这样做。过了一段时间,我就意识到这样孤立记单词没有什么成效,因为即使记住了,也不知道怎么用。因此我就改变了方法。我读课文,记有生词的句子。那时我自学《新概念英语》,就用这种方法学习单词,比起老方法要有效得多。

王红不仅有很强的宏观调控能力,而且有突出的微观调控能力。这种微观调控发生在进行某个学习活动之前、之中或之后。例

如,阅读前,她要区分不同类型的阅读任务,从而采取不同的策略。在教材中碰到新单词时,她区分常用与不常用的词,只记常用词。阅读任务完成后,她反思自己所选用策略的有效性。李华在管理策略上有明显的弱点。首先她从不有意识地选择或评价自己的学习策略。下面是她的描述:

我说不清楚我用了什么学习方法。预习、复习、做作业、记单词,好象就这些。其实也没什么方法。

她自我报告的情况和平时的行为是一致的。例如,她知道自己听力差,她想通过多听来提高听力水平,但当她的努力没有带来明显进步时,她没想过她练听力的方法会存在问题。下面是调查者和她的一段对话:

调查者:你知道你听力为什么差吗?

李华:不知道。要是我知道原因,听力就不会那么差了。

调查者:你有没有考虑过原因呢?

李华:没有。大概是听得不够吧!

同样,她知道她记单词有困难,但从来没有花气力考虑过她记单词的策略是否得当。其次,在微观调控上,她也做得比较差。在完成某项学习任务时,她往往不能有意识地区分不同的学习任务,因此使用的学习策略缺少针对性和灵活性,致使学习效果不尽人意。

以上个案研究表明,王红和李华在学习方法上的不同导致了她们在学习成绩上的明显差异。这既很典型,也具普遍性,因为242名大样本的研究结果也得到同样的结论。

四、讨论

下面就她们在学习方法上存在的主要差别进行讨论。

第一,王红对听说读写各项活动没有偏废,既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又有自己的学习计划,两者相辅相成,达到全面发展。李华显然不重视说和写的训练,特别是说。课内不主动参与,课外也不利用时间自己练,其结果不言而喻。幸好四级统考不包括会话,否则

李华与王红的成绩差距比现在还要大。

第二、王红能对所从事的听和读的学习活动有意识地分为两种:精听和精读;半精听和半精读。不同的活动,有不同的要求,但不走极端。前一种活动注重语言的形式和理解的深度,后一种活动侧重于内容和速度,但不放弃学习新语言知识的机会。这两种活动互相补充,一方面她的语言知识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她的听力和阅读能力也不断提高。

李华自我设计的听力训练中,既没有精听,也没有半精听。她每天从事的听力活动倒很接近日常的交际活动。她听英文广播的方式就和我们平时听中文广播一样,一边做事,一边听广播,或睡觉前,起身前听广播。按照西方交际法的理论,李华的活动更具有真实性和交际性。令人费解的是这种活动对提高她的听力并没有起多大作用。

李华的阅读活动虽有两种,但和王红的不完全一样。她阅读课内教材时注意力几乎完全放在个别字词上,结果花了比别人多的时间,而得到的成效却比别人低。她阅读自选材料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只看内容,生词一律不记。这后一种阅读活动和她的课外听力活动很相似。为什么这种真实性强的交际活动对她的帮助不大呢?笔者猜想作为外语学习活动应该有双重目的:一是扩大自己的语言知识,二是训练语言技能。如果忽视第一个目的,那就无形中减少了接受新知识的机会。这可能在外语学习的环境中更为明显。在外语学习的环境中,接触外语的机会很有限,因此应该利用每一个机会,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第三、王红在英语学习中能有意识地避免使用母语,这对提高英语水平有促进作用。英语习得的过程也就是和母语干扰进行斗争的过程。随着英语水平的提高,对母语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而外语学习者通常有依赖母语的情性,如果没有自身的努力,就很难摆脱对母语的依赖。李华不仅没能有意识地克服

母语的干扰,相反还认为翻译是学习英语的有效手段。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依赖于母语,英语水平提高得就越慢;英语水平越低,对母语的依赖程度就越高。

第四,她们学习方法上的最重要差别体现在管理策略上。王红成功地管理了自己的学习过程,掌握了学习主动权。对自己有分析有评价,对语言学习策略有选择,有评估,一发现问题,及时调整。而李华对自己的学习过程的控制远没有达到意识层面上。对自身的学习缺少反思,对语言学习策略的使用盲目性、随意性强,因此效果的好坏就无法预测。

从上述两个典型的个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学习方法对学习成绩有着直接的影响。作为外语教师应在方法上给学生加以点拨,从改变学生的不恰当观念入手,把培养学习者自我评价能力作为自始至终的中心任务。此外还要有意识地结合教学内容,训练学生运用管理策略去监控语言学习策略的技能,这对提高我国英语教学质量将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刘润清等,1989,高校英语本科教育抽样调查报告(一、二)。《外语教学与研究》1989年第1、3期。
- 吴一安,刘润清,Jeffrey, P., 1993,中国英语本科学生素质调查报告。《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第1期。
- Rubin, J. 1987. Learner strategies: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research history and typology. In A. Wenden & J. Rubin. (Eds.) *Learner strategies in Language Learning*. Prentice-Hall.
- Wen, Qiufang. 1993. Advanced level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in China: The relationship of modifiable learner variables to learning outcomes.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Hong Kong University.
- 收稿日期:1994年8月27日;
本刊修订稿,1995年5月4日
通讯地址:210093 南京大学英文系